



經

世

鈔

八

542  
1281  
8



門。白2  
號/281  
卷 8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七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作邱賦

鄭子產作邱賦杜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

年國人謗之彭士望曰此子產不及諸葛處曰其父死

於路尉氏所殺已為蠆尾林謂子產重賦毒害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杜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左傳經世鈔

昭

邱賦

卷十七

一

可逞度不可改。作邱賦自是過舉想勢必不可改而焚書倉門之外者公私順逆異也故不恤人言必於禮詩曰禮義無愆而後可。士望曰數語誤殺王介甫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杜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杜薄其做猶貪作法於貪做將若之何。不可無此正論即勢不得已子產亦應姬在列杜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林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林鄭偪於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初穆子去叔孫氏。杜成十六年避及庚宗地魯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杜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聖○彭鬼神福善淫人降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杜澣目之妖夢以重其罰。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杜澣目而豶加喙。許穢反杜口象豬○土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杜從無之。且日志之。杜識及宣伯杜如也。穆奔齊。杜成十年饋之。杜穆子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林不告而歸既立杜立所宿庚宗之婦人此婦

結局未識餓死叔孫時猶在側耶獻以雉杜獻問其姓杜子也女生日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奉芳勇反杜襄二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彭士望召

見先已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杜小臣也傳言有

名牛龍夢故寵愛之長使為政杜為家政○按牛必能小

公孫明杜齊大知叔孫於齊杜與叔孫歸未逆國姜杜

仲之子明取之好親知○士望曰國姜亦太故怒其子

仲孟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由杜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杜欲使不可叔孫為孟鐘林

孟丙鑄鐘曰爾未際杜未與諸大饗大夫以落之杜以豕

落既具使豎牛請曰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

其間帝王之入弗謁杜白出命之曰杜詐命以及賓至

聞鐘聲林叔孫不知享賓牛曰孟有北婦人杜國之客

杜子明林蓋豎牛投穆子所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杜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亦知孟之

可所謂不知權者欲以仲與公御萊書杜公御觀於公

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林仲壬使牛以賜

觀于公宮三專經世少昭豎牛二卷十七

望曰殺無辜之兄不能明告君父且私人不示出只兩

遊觀使牛人示庸呆已甚真豚犬也出字

兩人字輕輕殺逐二兄可見主內外者最要

謂叔孫見仲而何杜如叔孫曰何為杜怪曰不見既自

見矣杜言仲已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士望曰似楊堅召太子勇不問其故不誨其

子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召昏亂哉牛許而

不召杜洩杜叔孫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牛不食叔孫

洩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蓋洩力不能去設

慶鄭君實深之耳若何意同士望曰恨洩失此大機

會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士望曰從來近密行弑

太子在寢大臣直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杜寫器令空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如此癡人直得餓死牛立昭子叔孫姑也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杜叔仲與南遺杜

氏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士望曰洩不去杜洩將

以路杜王所賜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

也介次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杜諫受命於

朝而聘於王杜在襄二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徒實書名杜謂季孫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杜謂叔孫服

正所車服之器工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杜誣叔孫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

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杜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杜季孫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杜無所叔孫

氏臣其子弟杜以父兄歸公孟孫氏取其半焉杜復以子弟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擇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於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使杜洩告於

殯杜告叔孫之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杜皆在襄

受其書而投也杜擲之帥士而哭之杜痛叔孫叔孫子林

豎牛賂使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杜不以壽終為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三事豎牛少昭豎牛四卷十七

禮也。杜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杜從也既葬而行。杜善杜洩仲至自齊。林

王聞父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杜攻仲王司宮射之中目而死。中目當是仲王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

孫氏使亂大從。杜言其亂大至也殺適立庶。四字又披其

邑將以赦罪。杜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眾而聲言日

之耳豈亦以立我為德而殺孟之罪可未滅耶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杜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杜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杜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

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士望日後

多刑賞總之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不明大義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甚奇生子與夢符又奇然

牛竟破亂叔孫氏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

勝者何大舛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又曰豎牛

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極殺卻宛之事可以似之餘

皆莫如也

彭士望曰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逐可不戒哉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杜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名言彭

士望曰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一等外修邊幅今

人常博俗人贊歎明眼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杜羈莊

政令在家杜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杜羈孫

懿伯也林此言昭公不奸大國之盟林奸犯元年陵虐

知禮無以守其國家杜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世杜上儘多此

小國利人之難杜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世杜上儘多此

左傳卷廿五 昭 論魯君 卷十七 七



規誨人者皆此類也。不知其私。杜不自知有私難。林此

令傍觀人笑之。齒冷。不知禮。無以行。

其政。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杜無為

合。終者林。此言昭公。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杜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禧按亦有猛獸將死而噬人愈甚者。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語妙。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杜別

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杜加宮刑奇想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彭士望曰對暴人初宜用滑稽以和其燥後隨宜施

能入時更有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林朝聘之

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

享類有璋林享類服云獻也以為獻國所有杜云享也

禮小有述職杜諸侯適天子大有巡功杜天子巡守設機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林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

疆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機而不倚酒清人渴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宴有好

貨杜宴飲以貨為好殮有陪鼎杜熟食為鼎陪加也人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杜在

八年倍二十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

楚無晉備以敗於邲杜在成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和重直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盡顛倒備之若何誰

其重此杜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人以敵晉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杜羣反也至

求昏而薦杜進也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主望云此殺理曉

主望云此殺情論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杜武之子中

行吳杜偃之子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杜無忌子

為公族大夫韓須杜起之門子受命而使矣杜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林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

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一人一邑皆成縣也杜成縣賦百乘羊

舌四族杜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

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杜叔向之子食我也因其十家杜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言十家舉大數九縣杜羊舌四族共二縣長轂九百杜戎車縣百乘其

此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恥伯華杜叔向見謀之中行伯杜中行吳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遣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杜士望曰仍歸到滑稽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杜妙士望曰楚子驕顛叔向敏鍊一語寫出亦厚其禮韓起反鄭

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杜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時

亦老矣猶杜娶何也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能用善人杜謂授子產政民之主也杜士望曰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况夫子以久

左傳經世沙照遠啟疆三卷十七

敬稱之耶。○禘按能用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魏禧曰事理情勢俱透確條理可為奏疏之法

三

蹶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

年四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杜楚地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林守國之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傲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杜盛也

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傲邑雖羸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為一人妙使臣獲釁君鼓而傲邑知備以禦不虞其

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尤妙今此行

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杜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於巢。蘧啟疆待命於雩婁禮也。

魏禧曰此與陰飴甥會秦伯燭之武退秦師俱辭令

妙品展喜犒齊知營對楚子亦是善辭終不得比此

數篇者稍屬板硬只說向一邊諸篇自是生動圓滿

擒縱較活耳

彭家屏曰吳楚之為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

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而使其弟是置其弟于虎口

也雖蹶由之才辯得免釁鼓而卒為楚所羈吳子之

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

杜鑄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

杜遺也

子產書

魏世倣曰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道

曰始吾有虞於子

杜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

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

心也

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

韓昌黎原道文格祖此

故誨之以忠聳

杜懼也

之以行教之以務

杜時所急

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杜上公王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權移於法故

君之辟也何得言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是却流而微幸以

成之杜因危文以生爭緣弗可為也杜治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杜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杜襄三立謗政杜作邱賦制參辟杜謂用三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杜言詩唯以德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但當先禮而後刑耳豈

人之政多耶錐刀之末杜喻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胥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杜數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世倣日是子產鑄刑書之意

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救之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杜以見箴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穆文熙曰嚴刑足以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杜鼎藏爭辟辟即上文之有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杜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六月丙戌鄭

杜終上文  
伯之言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  
不見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鬪亂苟不申  
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  
而當鄭之亂也乎  
魏世倣曰叔向可謂知本之論人但知刑書可禦奸  
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華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杜寵於平公彭士望曰大夫佐惡之

禧按父子各有寵媚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柳聞

之佐必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杜華

襄十七年奔衛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杜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杜代合比見於左師

杜向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三語可為殘薄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

杜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凌穉隆曰寺人柳所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

大子痤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戾亦與華亥之比柳同尚清言曰宗子維城痤獨非宗

子乎哉何其悖也

真德秀曰坎埋書伊戾以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以之誣華合比區區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魏世倣曰寺人伊戾用此術覆太子痤矣寺人柳復以此逐華合比平公已知前事而仍信之闇一至此乎蓋闇者必多疑多疑者人易使之信故最易欺○

不與戍之比而殺痤等乎何以責亥也不指其比姦而指其亡宗亦有媿於心耳

楚棄疾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杜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

杜鄭地

辭不敢見

杜不敢當國君之勞

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

杜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

杜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杜降殺以兩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

樵樹不采藝

林不伐嘉樹為樵不採藝種為芻

不抽屋不强句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

杜患也

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

林前年如

楚致 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

曰。楚辟也杜邪。我衷也杜正。若何效辟。禧按八字可為求 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向知禮

魏禧曰。聖人不許以德報怨者。謂矯情屈法。以示其

厚。非謂不當容忍。必相報復也。彼以怨來。我以德往。

最足感化。愚悍若後世。陸遜之於淳于式。崔暹之於

邢子才。劉仁軌之於袁異。式婁師德之於狄仁傑。王

且之於寇準。劉基之於李善長。夏原吉之於呂震。皆  
可為師法者

申無字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杜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

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闈人焉

杜有罪亡人章華宮

無字執之有司

杜王有司也

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

杜無字而謁諸

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

杜經營天下畧有四海

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杜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

杜甲至癸

人有十等

杜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杜士謂能理庶事阜謂造

事也隸謂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阜舉眾

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所謂人之十等也馬有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

執之林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荒

闕蒐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杜刑

當大蒐其眾杜隱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行

書之法曰盜所隱器杜隱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行

善法故能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妙句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危言故夫致死焉杜人欲

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危言杜言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

未可得也橫人乃作此趣遂赦之杜赦

魏禧曰靈王赦申無宇石虎不罪姚弋仲皆是古今

奇事

魏世倣曰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禮矣楚靈從

之茅焦諫始皇亦以強辭喝之而聽楚圍秦政至凶

暴也凶暴人往往可以強直之辭氣奪之

彭家屏曰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勝而已無字之言理勝也故楚靈赦之義理之不存而強辭劇上謂可以氣奪也有是理乎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

奇敘得突兀尤奇便覺白日鬼出。謝文海曰世俗固怕鬼然往往彼此

捏造騰播以取戲只相驚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有一語將此種情弊寫出如見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杜襄三十年鄭人鑄刑書之歲杜在二月或

或帶段既死而人爲是夢以神之耶夢伯有介也杜甲

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杜駟帶助子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杜公孫段及王子駟帶卒奇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奇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奇乃止杜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

為大夫使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有宗廟吾為之歸也。子大。叔曰：公孫洩何為？杜子子產曰：說也。  
也為身無義以圖說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妖鬼故立之恐惑也。  
之後者以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可使知之  
解說民心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彭士望曰：非子大叔  
於民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晉中軍曰：伯有猶能  
以訓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林此有生既生魄，陽  
日魂之林此既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杜物權勢林居移  
故魄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林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強

神積爽而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至於明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魏禧曰：論甚精微，處法尤當。





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杜皆三命茲益共杜三命故

其鼎杜廟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反力主再命而僂紆羽三命

而俯杜俯共於僂循墻而走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人

敢侮之僂共於僂循墻而走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人

足不敢求多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與上文相關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杜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杜

僖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或謂僖子不

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何與南宮敬叔說師

權豈僖子所得操耶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說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杜小曰君子是則  
是傲孟僖子可則傲也矣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

林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妙杜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不然民聽濫也

林失也

抑臣又聞之

纔折入本旨

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杜命也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廡

斯杜地名

之宮叔向曰子野

杜師曠字

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

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唯躬

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杜師曠此

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杜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此處有模糊的經文或注釋，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

王使桓伯讓晉

周甘人

杜甘大夫襄

與晉閻嘉

杜晉閻縣大夫

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

杜陸渾

伐潁

杜周王使詹桓伯

杜周大夫

辭於晉曰：我

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杜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

土之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杜在東方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

杜林四國在南方肅慎、燕毫，吾北土也。

杜林三國在北方吾何

邇，封之有。

杜林我周封疆外薄四海何近之有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杜為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

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

杜林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

不復先王居檇杙於四裔以禦魑魅杜言檇杙畧舉四

則三苗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伯

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僖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

於伊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邑外為甸則戎焉取之

林若非惠公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后稷封殖

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修封疆殖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林衣服必有冠冕然

族師長然後親疎長幼各得其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杜晉率陰戎伐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杜言文公雖伯未翼戴天子而

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杜宗周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杜外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禩

杜送死衣反穎俘王亦使賓滑杜周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請佐尊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自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反苦怪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

遂酌以飲工林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杜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林習

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林謂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杜不聞是義而作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杜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杜職在外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杜類物有其容杜貌今君之

左傳經世少昭請佐尊 卷十七 三

容非其物也。杜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

司味二御失官而君止帶一个君字妙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林知氏秋

八月使荀躒杜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以說焉

彭家屏曰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為滑稽之

祖後世如優孟優旃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

孫歟

齊逐樂高氏

齊惠樂高氏。杜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憑空有此奇人其欲兩虎相鬪而奪其權者耶陳桓子曰子

旗。林樂施子雅之子子良。林高彊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

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杜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遂見文

子。杜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杜子良子旗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杜謂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遂伐諸門。杜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門上畫虎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陳鮑召之無所往。晏子兩遇變皆此理此法

陳鮑雖為善而有謀國之心樂高雖公族而行多不義故晏子兩無所與其徒曰助陳鮑

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魏世倣曰此言與不死君難同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鉞平率所律反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杜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三

尺不敢五月庚辰戰于稷杜祀后處樂高敗又敗諸莊杜

與君同道軌之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齊城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世倣曰晏子知齊將為陳復助桓子謀安善耶

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強放利者不可不聞此言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紆粉反也利

生孽杜妖也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於莒杜齊邑桓子召子山杜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

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杜私具不告公而反棘杜子山焉子

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杜子周本無邑

故更與之反子城子公公孫捷杜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桓子以邑分之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日詩云陳錫載周杜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

行之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杜桓公亦以能施致霸公與桓子莒之

周徧

三傳經世少昭 逐樂高二 卷十七 三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杜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與陳氏始

大

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為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富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為陳氏而實所以為國陳氏不剪公室而反羣公子亦可謂之賢人然終以得國

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剪除宗姓而後可哉如劉裕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矣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此亦謂之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不能自克。人有意見聞人言。心知其是而必用己者。其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同憾。杜蔡近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杜弼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禧按。偽撫叛降。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杜暴虐甚於桀紂。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當作終。振杜救助也，猶言振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諸焉用之？」秋，會于厥憇。銀

謀救蔡也。杜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以妙于言天。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杜歲星一周十二年也。王惡周矣。杜元年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杜蔡靈公太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見他人之凶，况身為之乎？故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杜悔為暴虐。

楚子城陳蔡不羹即杜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靈王始為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善于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杜城穀在莊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

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即杜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

靈王始為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善于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

今賴之。杜城穀在莊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

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

朝親不在外。羈杜羈旅之人不在內。今棄疾林親也在外。鄭丹

在內。林羈也居尹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杜即檀伯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杜在莊十

年齊渠邱實殺無知。杜莊九年渠邱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

杜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張本

魏禧曰：多名言。○只說大槩利害，不就棄疾說，最得

之。昔西伯戡黎，祖伊告紂，但言國事危殆，一語不及

西伯真忠臣告暴君，全賢臣之至道。

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杜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杜子大將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杜用毀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穆文

熙曰：大叔教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既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杜遷道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道

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毀之，則朝而崩。杜北鄧反，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魏世倣曰：子大叔於已廟，則全之於司墓室，則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杜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

賢者耶？



然故使昭子

杜使自

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媯也及此

林豎牛禍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

杜位

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媯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

禧按此舉以懼季孫可謂先聲

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何其淺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

林副

而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謀叛而鄉人皆知之

殊有意思或以言挑

蒯蒯何不以之同謀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秋乎

攸乎

杜恤憂患湫愁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

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南蒯枚筮

之杜不指其事

遇坤三三杜坤下之比三三杜坤下

變

五爻曰黃裳元吉杜坤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惠伯之對亦陰知其謀而折吾

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信然蒯實憾平子

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而以費如齊豈有

外疆內溫忠也

杜坎險故疆坤順故溫和以率貞信

也杜水和而土安正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杜言非黃下不共不

得其飾杜不事不善不得其極杜失外內倡和為忠率

事以信為其供養三德杜正直剛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此當與穆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魏世做日愚謂易正大不可以占險事則易小矣易

○土望日大易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林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元道居上

為下裳參成可筮杜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世做日此即前鄉人

為之所謂吾謀適不

用也其意我有圃生之杞乎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

也杜從我者子乎杜子男子之通稱言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杜猶也者恥乎林去我必至為人之所鄙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杜言自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林蓋小

故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林蓋小謂小待政

於朝日吾不為怨府杜言不為季

魏禧曰三家真兄弟手段左袒則太重耳使昭仲聲

罪合謀討季何事不濟乃陰攝之出此下策亦當運

之衰也



左傳系世金  
彭家屏曰左傳卦占之法亦各不同有看本卦及之  
卦之全體者如畢萬筮仕于晉是也有看兩卦全體  
兼看互卦者如周史之爲陳占是也有先看動爻後  
看全體者如晉侯之占納王是也有全卦不變卽看  
卦義者如鄢陵之戰是也有五爻皆動仍看之卦全  
體而占彖辭者如穆姜之徙居東宮是也有畧看卦  
變之由而歸重于動爻者如陳文子斷崔杼之占娶  
棠姜是也有專看動爻者如邲之役知莊子之占楚  
師及南蒯欲去季氏而占通坤之比皆是也其法與

朱子啟蒙占法有同有不同者大抵古人隨事起義  
故占各不同後世歷世愈長爲法愈密故有一定之  
占而著之爲法然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杜五子大夫帥師圍徐杜吳與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杜為五子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杜秦所遺雨衣翠被杜

飾被豹舄杜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杜執鞭以教令僕析父杜楚大夫從。右

尹子革杜鄭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敬大臣。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杜楚始封君與呂伋杜齊大公。

孫牟杜衛康叔子康伯變父杜晉唐叔子禽父杜周公之子伯禽。

並事康王。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左傳卷十七

昭

子革一

卷十七

鼎以為分林禹鑄九鼎三代傳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林車也以柴為車籃縷林謂

服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杜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杜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昆吾常居許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林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哉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杜陳蔡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

杜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王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譏其應聲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杜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

淫王出復語脈彭士望曰接過左史倚相杜楚史名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林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林少

吳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林八卦之說九邱林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

焉。土望曰觸着便是有昔穆王杜周欲肆杜極其心周

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杜穆王乘八駿馬造父

轍馬跡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謀父周

所不到。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林穆王聞諫而

止是以得善終。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林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悻悻。安和貌式杜用昭杜明

德音。林言祈父掌甲兵悻悻然安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杜金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言國之用

民當隨其力

任如金治之器。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魏世倣曰祈

隨器而制形。聳畏而楚圍能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土望曰何

處着得此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魏禧曰此全不見刃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

於子革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杜叛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魏禧曰名言可為千古招叛之法○此與貫珠者論

田單事可參看

費人南氏

夏呂漢宋景濂曰

寧濬縣 蘇州府

左傳經世錄卷之十八

楚平王即位

楚子之為令尹也

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

杜襄二及

即位奪遠居

杜掩之族

田遷許而質許圍

杜許大夫遷許在九年

蔡洧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

杜在十年

也其父死焉

杜在國王使

與預於守而行

杜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

杜在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

杜合元孫子

中犇

又奪成然

杜韋子邑而

使為郊尹

杜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

杜棄疾也故舊也

壁之命故使成然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

許圍蔡洧

反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

壽過杜申會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杜楚邑城而居之

士望曰要者亦穩着○禱觀起之也杜在襄二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杜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禱按觀從志在封蔡棄疾志在得楚兩不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杜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及郊而告

之情杜告以蔡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驚起辟之杜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子干

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已杜觀徇於蔡曰蔡公召

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

助二子○禱按觀從提蔡蔡人聚將執之杜執辭曰失

賊杜謂子成軍杜言蔡公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已乃釋

之禱按觀從渾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禱按以四則

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死則可若求安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且違上杜謂何適

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杜子干而盟於鄧望

日凡暴主治罪雖脅從桂誤無免者故依陳蔡人以國

迫人至是朝吳因而恐之鮮有不從

林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士望曰進步亦退步亦穩着楚公子比杜子公子黑肱

督杜子公子棄疾杜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因四族之徒

杜遠氏許圍以入楚。林時靈王在乾

楚。士望曰。

及郊。

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

杜壁以欲築壘

人。為復。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

人。為復。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

病。措語。請藩也。

而巳。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尤好。皮皆反。杜俱楚。先入。因正僕。杜太子。人。應。殺大子祿。

及公子罷。皮敵。王子皆靈。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於魚陂。杜竟陵縣。公子棄疾為司馬。在第三妙初舉。

事不妨以名位讓。先除王宮。使觀從。師於乾谿。而遂

告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魚器反。

告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魚器反。

告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魚器反。

也。簡切妙沛。師及訾。子斯。梁而潰。杜王還至訾。梁而

與金主。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反。杜細

隊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所謂人

其言也。善。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杜聽國人之所與。王曰。

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林言大都如陳蔡不義。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杜是

子革也。棄王而歸。士望曰。然丹。王公夏。順流為泓。將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卷十八。四。



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申亥之於靈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

故不可。曰：吾父再奸王命。杜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

不愼。二事為難。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無宇能遂食其報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杜里闡也以歸。夏五月癸

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士望曰太

過必申亥。曾以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蔡公之舉非觀從。本意故欲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杜即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是。孔之達曰

觀從之請。故致敗事。然即聽之。棄疾亦不得殺也。蓋當

時成。然久為腹心。而羣喪職之族。皆成然黨也。且棄疾

君陳蔡得民心。子比輕起圖之。徒自速其死耳。然則為

觀從者。教子比讓王位。則於棄疾可為功臣。於子比亦

不失為忠臣矣。○禧按魏徵王珪。教建成殺秦王。亦觀

從之見。二君欲除所忌。恨無題目。而觀從徵珪。乃授之

隙。以速其禍。不亦愚乎。但子比不殺棄疾。棄疾亦必殺

子比。若建成儲位。既定而敦好於秦王。則秦王雖汲汲

於大位。其臣雖汲汲於佐命。亦無如之何矣。蓋無故殺

兄。又太宗所不肯為也。沛公志吞天下。正碍義帝。乃有

項羽為之。知已預先殺却。以不義題目。歸已而即。以

義題目。贈人古今。小人往往如此。不禁噴飯大笑。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兩夜字棄疾使周走而呼

曰：王至矣。棄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皙。皆

呼自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杜謂棄疾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三傳經世少昭楚平四卷十八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加入衆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見二子庸劣○禧按觀從  
 不行必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於訾實訾敖  
 不至此君無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  
 者楚人謂之故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  
 以靖國人王士望曰以假王生殺二子以假使子旗杜成然  
 為合尹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帥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平王封陳蔡復遷  
 在江北淮水南益後徙在江南豫章平王封陳蔡復遷  
 邑林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于陳遷方城外人于許  
 至是皆復其舊○禧按平王臨溪為高○士望曰舊

君之惡跡新致羣賂杜始舉事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修  
 廢召觀從好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杜佐  
 官龜兆○士望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大夫聘於鄭  
 且致犂櫟歷之田杜犂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  
 杜知鄭自悅服不復須賂故○禧按鄭雖鄭人請曰聞  
 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杜王善其有權有  
 王有英爽之氣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世  
 然亦不識大體

曰此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極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起處歷叙衆怨致亂之由留此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杜星辰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杜共  
 密垣璧於大室杜祖之庭士望曰與巴姬便不密使五  
 人齊齋而長入拜杜從長幼康王跨之上也杜過其靈王肘  
 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歷紐

杜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鬪韋龜屬成然焉杜知其將  
 且曰棄禮林棄立長之違命林違當璧之楚其危哉杜  
 致靈王之亂○謝文游曰觀楚共埋壁之卜靈肘加而  
 平厥紐則篡弑之人皆一定之天命觀公孫疆亡曹其  
 人尙未生而曹人已見於夢則小人之亡人國皆一定  
 之天命然為君者能恐懼修省則天心未嘗不可挽回  
 惟碌碌者則固於氣數而莫可逃耳○又曰凡國家占  
 卜皆當謹密之極若或漏洩則奸人生睥睨之心而功  
 名之士遂陰相依附為之羽翼將無事而生事大為可  
 危如楚共埋壁一卜鄰國皆知圍與棄疾不待教而萌  
 造亂之思矣遠罷蔓成然早已歸心於無  
 事之日凡此皆一卜之不密有以啟之也

魏禧曰國家大事有劈空造奇者如觀從駟赤是其  
 人也然使以費無極殺卻宛之才施之於正又何非

奇才乎。古今小人不自愛惜，吾為恨之惜之。○劉裕起事，亦畧類此。然近世人行之，未有不敗何也。不能審時度勢而已。無才力本領，徒欲劈空造奇，以圖僥倖故耳。

謝文游曰：棄疾權重而有謀，觀從欲起事而不奉之，乃思及子干木偶之人為主，何其闇也。然棄疾起事時，何不明白自圖，必借名子干而後除之乎。凡舉大事而即身當尊稱，以犯大難之名，此淺人舉動。觀從既召子干，不妨即以子干試之，倘羣情無異，入楚不

難，則轉圖子干，亦易事耳。而觀從猶夢夢欲使子干

殺棄疾，不從，然後發憤而行，豈不晚哉。禧按：觀從之

子干易與他日封蔡可唯所欲耳。然觀從實忠智之士，未可以其昧於擇主而少之。如范增明

知沛公當王，而輔殘暴之項羽，且欲使羽殺之，與觀

從無異。然增憤而歎，猶自知恥。觀從則儼然受卜尹

之職矣。子干始終受棄疾提弄，而春秋書其弑君，反

受大惡之名，千古庸人無自知之明，而妄希非分，亦

可憫矣。○棄疾之智，如一溪活水，隨岸曲折，波瀾滌

洄，悠洋自在。想其如晉過鄭一段謙讓敬謹，是何等

精神其為人平日操心機警刻刻不怠已將君國人  
心看得通透至臨事時觸處洞然一絲不紊此雖小  
人之雄其用智幾於行所無事矣如此靈活之人而  
亦為費無極所蔽讒人真險矣哉然亦由得位之後  
驕盈侈汰故爾神識昏昧使為蔡公時雖百無極安  
能逃其鑑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同惡謂棄疾子干同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杜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杜須內

有主而無謀三也林無謀策可成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林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晉楚之從不

聞達者彭士望曰觀重耳便知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在當時晉人觀之則曰無釁而動以

三傳經世鈔

卷十八

有國一

卷十八

非異時也。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知。杜：貪虐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杜：楚如借君子干弑君終無所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杜：城方城也。時穿封成既棄疾并臨陳事。苛，何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杜：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望命之國，民信之。芊，彌爾反。林：楚姓。有亂必季。林：少子。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杜：當璧拜。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杜：貴妃子。居常五也。杜：季子。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矣。杜：位不尊。其寵棄矣。杜：既沒。民無懷焉。杜：非令德。國無與焉。杜：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杜：言其疾。下善齊嚴也。杜：敬。不藏賄，不從。杜：子用反。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杜：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杜：趙衰。子犯。杜：狐偃。以為腹心有魏犢。杜：武子。賈佗以為股肱。杜：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

又不在本數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

伯納有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

彌篤士望曰堅志成惠懷棄民杜二公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林皆獻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論子

疾得失及桓文不同處俱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

子國有與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上不過言事之成敗耳子干書弒吾所不解舊註未是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

之禮也杜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隱大子之子廬杜平侯歸於蔡禮也

悼大子之子吳杜惠公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杜國復成禮以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杜居西方上流之兵於宗邱杜楚地且撫

其民分杜與貧振杜救也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杜單

也杜收養不使流散救災患有孤寡杜寬其賦稅赦罪戾杜責問也杜姦慝

舉淹滯杜有才德而未效者禮新杜新旅也敘舊祿勲杜功合親杜

九族也。任良物杜事也。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杜兵在國於

召陵亦如之杜如也。好於邊疆杜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魏世微曰棄疾可謂逆取順守者然攻靈王殺

望曰平王新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爲近古

魏禧曰中多得失可鑒文字雖無敗處然尙可簡簡

則更佳矣。

叔向數叔魚之惡

晉成虎祁杜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古杏反杜

十年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穆文

熙曰叔向賢者乃欲以威示諸侯無乃失言乎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杜叔向弟攝官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杜軍旅之帳九張

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

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



者林飼牲曰芻草薪曰蕘縱淫芻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美與一篋錦杜屠伯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

之宇下杜喻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杜請

止叔向受美反錦杜受美示不逆曰晉有羊舌鮒者杜按

是他人亦不可以如此語敵國况其弟耶彭士望曰不私其弟特加晉有二字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大非○士其已不

以義禁之而教以君命賜之若國法與家聲何叔向此舉謬矣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神如

十四年冬晉刑侯杜楚申公與雍子杜亦故爭鄙田久

而無成士景伯杜晉如楚叔魚攝理杜代韓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杜斷罪邢

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弟謀

之罪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士望曰以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杜亂

也貪以敗官為墨杜不潔殺人不忌杜畏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杜逸書三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杜言叔

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魏世倣曰平邱季孫二事叔向之過也使

衛人與叔魚錦過甚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杜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

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杜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粲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三言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譏焉曰大臣

之義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至此無乃教敕之亡素歟如有頑嚚不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焉用戮

灰以為直哉若平邱之會則鮒實為之謀主不能正黷貨之辟而重賜以承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

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

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彭家屏曰叔向之弟子魚貪墨鬻獄論者以是譏叔

向之失教非也子產鑄刑書叔向猶越國遺書戒之

豈在他人則戒之於同氣轉視之如路人乎必子魚

之剛愎暴狠拒誨不悛賢如叔向亦無如其弟何也

觀其對衛使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則其無可如何之情已見乎辭矣不然何至對人稱

弟必著其國舉其姓斥其名而為是外之之甚詞乎

蓋有大不得於心者也平邱之役子魚為政子魚求

左傳系世金三四  
貨於衛而暴虐衛人叔向必屢言之而不能入故衛人餽錦而不受令其轉餽子魚已則潔矣用汚其弟豈賢者之用心乎蓋以不如此其為暴終不止也受錦之罪小虐衛之罪大其權衡於輕重之間而為是不得已之計也君子於骨肉之地遇人不淑既不能軌之於道不得已而隨事委曲補救于末路者此類是也特門庭之內教誡之辭左氏不能備知之而據以入傳論者涉其迹而不推其隱遂以是為賢者累豈通方之論乎

惠伯待禮

季孫猶在晉。按平邱之會晉以郝葛之愬執季孫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杜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杜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杜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杜叔鮒能非鮒

詐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

歸於魯君杜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杜猶已灰枯骨而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杜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杜泣以信其言彭士望曰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杜待見遺之禮

南蒯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林叔季氏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杜二

蒯家在十二年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彭士望曰日久困而臣願受

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灰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

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士望曰僞疾時必

有密約乃能朝衆叛蒯羣臣不忘其君杜謂畏子以及今三年聽

命矣士望曰守費能至三年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

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杜送使出奔請

期五日杜冀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杜戲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

林言臣非叛君乃欲強公室弱私室

子韓皙

杜齊大夫

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意欲助君口辨却非人臣之言獨不曰亂臣賊子人人得

誅之乎但南蒯初心亦非為公室矣耳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林二子既逐南蒯乃

奉費邑歸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費無極去朝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杜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

害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

彭士望曰淮陰侯亦為一辱字起禍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

其上之人

杜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

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與漢元之殺望之同

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

此必王咎蔡蔡人歸故於無極故王怒云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

平王以有蔡而飛故為此語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

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王樵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王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君子豈可不審所自處乎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於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彭士望曰奸人只是揣摩人情到至處人不覺入其彀中楚平之信無極自此始矣平不特心以為忠且心服其智畧

彭家屏曰讒言之入主不明也而在當時則自以為明矣君賢其所私臣中其所急而主臣之交且以為魚水之合也無極之動平王與平王之為無極所動胥以是歟

荀吳克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莊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弟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

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之所適杜愆過也適歸也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如此舉動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此則過矣若以詐謀論則

無不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穆文熙曰荀吳不納

鼓人之降而其後又潛甲襲鼓滅之偽詐蓋不可方物矣邑以賈息不如完舊林得一邑

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為愈也賈息無卒也杜終棄舊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邵竇曰降有二道服而降者不可受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荀一片好假道學語然而荀吳者是世上有用假

道學也以鼓子戴悅全反鞮丁兮反杜歸二十二年晉之取

鼓也杜在十年既獻杜獻于廟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杜叛晉屬

鮮虞在二六月荀吳畧杜行也東陽杜晉之山東邑使師偽糴者

林晉師詐為將負甲以息於昔陽杜故肥子所都之門外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戴鞮歸使涉佗杜晉大夫守之杜守鼓之地

鍾惺曰數服數叛數討國之敝也武侯服孟獲正用

此法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

彭家屏曰荀吳前之伐鼓也知其必克也故為為仁

義以張之後之伐鼓也知鼓人叛晉必死守也故詐

為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之矯揉造作不本於中心之誠鮮有不露者矣

子產不與宣子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杜子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杜掌位禦

也杜止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懸杜樂肆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杜鄭大夫諫曰杜子諫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

笑而不陵我鍾惺曰陵生於笑有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禱按此怒甚謬詞亦多強然子產發命之不衷杜當出

既戒而孔張後至則亦無如之何杜會朝之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杜緣事類獄之放紛杜縱也

之不敬使命之不聽杜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也杜兄孫子孔之後也

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杜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杜受祿邑

有賦於軍杜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杜有主受賑歸賑杜受賑謂君祭

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位已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林玉人同工共璞成此雙環宣子謁也杜請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杜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杜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與其凶怒悔之何及亦有理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

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語妙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

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贖之有。吾且為鄙邑。杜不復成國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古罪不亦銳。杜細小也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鍾惺曰：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處。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杜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杜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

杜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翟徒弔反。強其兩反。

毋或句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語不當情事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杜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杜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林失諸侯也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齏。杜何反。杜子皮之子嬰齊也。賦

野有蔓草杜鄭風取其避近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

矣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彼宣子

曰起不堪也杜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杜言宣子思已

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

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杜駟帶之賦風雨

杜取其既見君子旗杜公孫段賦有女同車杜取其洵

子柳杜印段之賦稷兮杜取其倡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昵燕好

也杜昵親也賦不出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詩頌取其日靖四方子

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

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灰

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禧曰子產後舉誠為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

不妨執禮以張國勢而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

時務之迂儒耳何以爲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

所與國弗與知可也

郟子論官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

故也。杜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郟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繙雲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

故為火師而火名。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

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杜大皞伏羲氏

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位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杜鳳鳥知天時故元鳥氏

司分者也杜元鳥燕也以伯趙氏司至者也勞也以夏

至鳴冬青鳥氏杜青鳥鶴鵲也以丹鳥氏司

閉者也杜丹鳥驚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祝鳩氏司

徒也杜祝鳩鶴鳩也鳩氏杜鳩氏司馬也王鳴也

驚而有別故為鳴鳩氏杜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性鷲鶡鳩氏司事也杜鶡鳩

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杜鳩聚也治民尚五雉為

五工正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鶡雉南方曰翬雉

遠曰西方鶡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鶡雉塿墉之工也

也南方曰翬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鶡雉攻皮之工也

伊洛而南曰翬雉亮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利便

設五色之工也亮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

用正丈尺之度量器用平也杜扈有九種

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杜扈有九種

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宵

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

其宜以教民事林賈逵云春扈鷄鷄相五士之宜趣民

耕種者也冬扈竊黃趣民益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

斂者也冬扈嗜晷晷為民驅雀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

獸也行扈嗜晷晷為民驅雀者也老扈氏無淫者也杜

止也止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杜亦一偏為

使不淫放杜顓頊氏代少皞者德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顓頊氏代少皞者德

左傳經世少昭 郊子二 卷十八

命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既而告之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

師常

吳光取餘皇

吳伐楚陽句杜穆王曾孫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杜公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

卜令曰魴也以其屬灰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

長岸子魚先灰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

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林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吳公

子光杜諸樊子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灰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杜多鬣髯與吳人潛伏於舟側魏世倣曰守之如此嚴  
異形狀詐為楚人蒙之密不審何以得伏舟側  
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如華元登子反牀之類曰我呼餘皇則對師杜吳夜從  
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林夜戰不知虛  
伏舟側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吳  
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光有謀

子產不禳火鄭災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杜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

天申頌杜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杜彗象如旗如箒

象天事恒象杜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杜

年火出之月而孛益章明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其居火也久矣杜歷二年其與

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杜謂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彭士望曰周之改月於此益信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杜大辰大野陳大皞之虛也。

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杜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杜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

邱。杜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杜衛星營水火之壯

也。杜林雄也。水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也。杜丙午火壬子水水合火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杜火災不過來

五月謂周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瓘竈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杜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

宋衛陳鄭災傳。禳按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杜火

然禳災亦古禮所有。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東北曰融風木

之七日其火作乎。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

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杜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杜前年

也。杜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此不可尤子大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杜多言者或時有中○禧按

天遠二語亦強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遂不與亦不復

讓於元冥則先事而用圭瓚也何害鄭之未災也里析杜鄭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杜變異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杜言將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遷實及火里析灰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杜晉人新來未入使

司寇出新客。杜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杜為其知國使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子寬即游速子上游

吉之子俱鄭大夫大宮

鄭祖廟使二子屏攝祭祀之使公孫登杜開卜徙大龜

使祝史徙主禱。石於周廟告於先君。杜福廟主石函周

災故合羣主于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杜鄭做

司宮。杜巷伯寺出舊宮人。杜先公寘諸火所不及司馬

兵主司寇。杜主列居火道。杜以備行火所燬。杜許勤反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杜為部位明日使野司寇。杜縣各保

其徵。杜戒保所郊人助視史除於國北。杜郊外之人助

祭處于國北方禳火於元冥回祿。杜元冥水神祈於四

鄙。杜鄙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征。杜賦

不禳火三卷十八



亡猶可說也。杜解也。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

魏世倣曰天災而可以斝瓚禳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夫災變者不德所致。天所以示警戒。君子禳之益亦有本。豈寶玉之謂城濮之役。子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辱國。而身歿。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禳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禳。遂卒。人皆以為不禳之故。然使子玉不與河神而能敬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敗。苟剛而無

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歿。昭王禳之疾未必能移。而徒來不知大道之誚而已。且夫用寶玉而可以免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墨之吏。不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已者。是右廉吏。且羞之。而况神乎。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為務。靜以待之。而不為多言。所亂益所謂知本也。夫自古聖王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不之聽。亦足以為不修德而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無鬼神也。而民義是務。智者之事也。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許悼公卒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杜止獨進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凌稷隆曰：按二傳皆謂止以不嘗

止齋。歐陽永叔又皆謂實弑。與三傳異。別迄無定論。蓋

古今有以藥物弑君者。霍顯王莽。梁冀是也。又有無弑

逆之意。而以奇藥悞其君者。山人柳泌是也。故朱子謂

律中。醫藥不以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疾。必

此之類。止所。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

以書弑。以此。昭。許悼公一。卷十九一。

左傳經世鈔九  
物有毒當由醫  
非凡人所知

魏禧曰許止獨進藥以殺其父傳註文義甚明而公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修乃執嘗藥之義以疑春秋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之不同此所以大啟後世之惑也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意止不謀衆不信醫又或違衆自用至投反劑故傳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夫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強不知爲知執私意怙偏見以誤殺其父乎楚王告棄疾殺子南而棄疾曰吾與殺吾父遂自縊然則

被止以弑君之名亦止心所甘受也若夫嘗藥之義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藥有可以生其父而殺其子者豈得以嘗而定此藥之宜病與否哉許悼公以藥中置毒死則不嘗之罪重以藥不效死則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歐公使深究乎左氏之說則其辨可無作矣

熊頤曰瘧非必死之疾許止所進恐當如今人截瘧之藥其性狠厲老人一服而輒死耳

彭家屏曰許世子弑君之事諸說不同左氏謂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大子奔晉穀梁氏謂止見悼公卒以位與其弟虺哭泣歔粥噍不容粒未踰年亦歿一言奔一言歿兩傳之不同如此然按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爲元公則止之讓弟非虛語矣止既無得位之心安得有弑君之事既無弑君之事則君雖以飲藥而死于藥與死于疾尙莫辨也何至奔晉以避討乎且止爲儲君當卽位矣又誰爲討止者乎則知穀梁子之說固爲優也

至嘗藥與進藥之說兩傳又相逕庭然觀世子痛父之切咎已之深哭泣讓位而已亦尋歿不可謂不賢矣豈有藥不由醫違衆自用而獨進反劑之理則知不嘗藥之說又爲優也夫不嘗藥而被以弑君之名者何也咎其不慎也謂悼公之歿由世子不慎所致也故商臣蔡般之弑君故殺也許止之弑君過失殺也過失殺父母律有明條是雖欲不正其弑君之罪不可得矣魏氏何獨專信左氏之言而沒他傳之義乎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莒不事齊故

莒子奔紀鄆

杜莒邑

使孫書

伐之

杜陳無字之

子子占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杜寡婦也

及老

託於紀鄆

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

起呂反

之

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傳言怨不在大

鍾惺曰：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



手刃仇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婦與國為仇。而其事卒濟乎。

魏禧曰：此婦足配伍子胥。然老託紀鄣，而莒子即奔紀鄣。是亦天也。人之報仇，固自有數。亦所謂人定勝天與。

魏世倣曰：齊師攻紀鄣，莒子必城守，而婦人縋城不覺。何哉？意守城用編戶，而此婦豫布親黨之人於一處，故縋焉而不覺耳。此因見莒婦之智，亦以徵莒備巡警之疎矣。如禮至掖殺國子及此等事，城守者不

可不鑑

彭家屏曰：莒寡婦以縲度城，樊若水以絲度江，用智特奇，用心特深，俱千古異事。

何不識... 遠來... 何不識... 遠來...

駟氏立子瑕

鄭駟偃卒。子游杜偃即娶於晉大夫。生絲弱杜幼其父兄

立子瑕杜子游叔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杜舍

叔弗許亦弗止杜許之為違理止之為違眾故中立平

駟氏聳杜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

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杜是請龜以卜

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杜多果於自遂處而對客

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天昏曰瘥短折曰

言相繼而歿。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私族謀立親之長者寡君

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國君大臣於卿大夫廢立

之故而不知何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為國子產無辭矣

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

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杜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

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對得辭客幣而報其使杜遣人

晉人舍之。報晉使

凌穉隆曰。立嗣重事也。况叔為之後。為不順乎。子產

秉國之政。乃弗能止。以致大國之問。對客之辭。氣誠

壯矣。亦烏用是為哉。

魏禧曰。不因晉人之問。而改立絲。以遂其惡乞之志。

不歸權於晉人是矣。大夫立嗣。不由執政。而執政聽

其所為。可乎。子產後來作事。亦多不滿人意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楚城州來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恤杜莊王曾孫曰：楚人必敗。杜十年

吳滅州來今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林今亦未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

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

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灰轉。杜遷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杜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魏禧曰：由戌之言，則平王之撫民，但不能出師以有

事中國耳

鄭龍鬪

鄭大水

杜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龍鬪於時門

杜鄭城門

之外消

于軌淵反

國人請為祭

為命反

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

杜淵龍也

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杜淵龍之室

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杜傳言子產之知

穆文熙曰孟浪之談足解眾惑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杜納建妻多矣。何信於讒。禧按諫主

有道彼已信讒而怒之矣。又讒切其隱事。是惡火而助之薪也。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魏世微曰。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公。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亡其家。國嗚呼。人亦何未至。未至。城父而使遣之。杜先爲而爲三國之君乎。禧按。爲大子去。知其冤也。○禧按。爲人臣當如此。使人遣之。尤妙。三月。大子建奔宋。魏世微曰。人子

左傳卷之九

殺伍奢一

卷十九

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免父於惡灰之可也不然則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汲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而楚建之禍有類於衛汲建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聞難奔宋之後至於君父之際漠然無聞所謂獨善其身者亦王召奮揚奮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有未盡道處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杜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此高允對道武模本也然允語

純經揚語彖權特此王曰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魏禮曰一味老實實圓妙到極處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通亦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

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魏禮曰子來免父殊非情理與狐突子來則免之說情大不同無極之奸豈不料其

說之難行蓋料其子仁雖知見給亦必來耳然無極能料尚不能料員棠君尚謂其弟員

曰爾適吳我將歸矣吾知不逮杜自以知我能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

杜員任知死不辟勇也杜尚父不可棄杜俱去名不可

廢杜俱死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棠君此言可謂仁至義盡禮曰尚言吾知不

逮觀其自度度人皆得其所知孰大焉伍尚歸奢聞員不

焉員之報楚尚定之矣知孰大焉殺伍奢二

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  
 之利於州于杜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杜員之而欲反  
 也杜復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鱒設諸深心○彭士望曰人焉而耕  
 於鄙妙用○與石磻乃老同且光事不成

魏世傲曰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覆而殺子建獻公  
 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歿里克殺之子建之亡伍奢  
 實速之何者里克三旬不出不力爭以成驪姬之謀  
 奢雖異是而不明於諫君之術則一晉獻昏懦楚平

忍狠忍狠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昏懦者又非巽  
 言婉容所可悟里克不中立而強諫力爭則申生不  
 廢若夫楚平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憫  
 悍然無所顧畏然奮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  
 不罪故知楚平者可以巽人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子  
 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楚平克能如伍奢猛烈  
 之氣以逆折晉獻必將兩有所濟而惜乎其反是吾  
 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  
 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固不失為賢臣而



持之或偏足以殺身而僨事奢之所以殺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員以強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彭家屏曰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奮揚縱之將及罪矣而能以直言免且令從政如他日是平王猶能納善有可牖之機也奮揚於此卽宜力辯太子之無他而繼之以泣政古人納約自牖之義而乃不言何也夫無極之譖太子也謂其與伍奢將以城父叛也謂齊晉交輔之也謂其事已集也今伍奢就執太子出

奔則建奢無叛心可知矣城父之人猶執奮揚以至則城父之人無叛心可知太子不奔齊晉而奔宋則齊晉未嘗輔之可知矣若已集也何難稱兵拒命而聞命卽奔則事之未集可知矣以此致辯王必悟而悔之其全楚多矣奮揚坐失事機隱而不言何其知於前而愚於後也若伍奢者乃無極誣以同叛之人雖言不信其無責也夫

衛齊豹之亂

衛公孟縶杜靈公兄也狎杜輕也齊豹杜齊惡之子為衛司寇奪之司寇與

鄆杜邑有役則反之杜縶足不良故有征役則以官邑還約使行之無則取之

杜若無征役則取其邑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

於襄夫人宣姜杜靈公嫡母宣姜之淫如此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杜薦

也為駢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杜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真情語人不肯道雖有仲尼之言吾猶取之今聞難

而逃是僭子也。杜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杜終竟

也。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杜下邑

公孟有事於益獲。杜郭門之門外。杜祭齊子氏帷於門外

杜齊豹之家設帷于益獲門外若今看位而伏甲焉使祝鼃呱寘戈於車薪

以當門。杜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寘使

華齊御公孟魯驂乘及閔中。杜閔曲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魯是一戈而斷宗

孟之肩也以字文法極鍊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杜衛城門入慶比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副車及公宮鴻駟

駟乘於公。杜鴻駟駟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於馬路之衢遂從。杜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

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杜不欲令追者出踰杜踰而從公

公如夷鳥。杜衛地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杜林言衛侯猶在衛之竟內乃將事焉。杜行聘事遂從諸夷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

林即公孫青

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杜阿比也命已

使比衛臣下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宗祧在

杜言受聘當在宗廟

乃止衛侯

固請

見之

杜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杜以為相見之禮

為未致使

故也

杜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

衛侯以為乘馬

杜喜其敬已故貴其物

賓將

撤

杜請夜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灰

林請助夜行以除灰罪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杜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

杜北宮喜也林渠子召之同叛

北宮氏之宰

此宰義而敏有石碯

之才惜其名不傳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杜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

高魴

杜皆齊氏黨

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杜與朝通謀故衛侯賜

北宮喜謚曰貞子

杜滅齊氏故其宰無聞喜可謂蔽賢而忘本者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

杜以霄從公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皆未

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杜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

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杜喜青敬衛侯故功歸於二三

子之苑何忌杜齊大夫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杜言青若  
有罪亦當并及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杜言受賜則琴張杜孔子弟子聞  
宗魯歿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杜言齊豹  
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凌穉隆  
日仲尼言宗魯是豹畜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女何弔  
焉君子不食姦杜知公孟不善而不受亂杜許豹行事  
不為利疚於回杜以利故不能不以回待人魏世倣曰  
而不諫是以去是身病干邪不益不義世倣曰知其為亂而不不犯非  
禮杜以二心事繫足非禮

彭家屏曰按史記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  
終將葬乃制謚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  
夫之喪賜謚讀誅所謂謚者乃備列生前行迹作謚  
以美之雖君之有加于臣亦益棺論定之義郊特牲  
所謂歿而謚是也前此無有生而賜謚者矣生而賜  
謚非禮也况北宮喜與齊豹同為謀亂之人衛侯返  
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為失刑而又謚曰貞子是君  
誣其臣也吁瀆典甚矣

晏子論祝詛和同

齊疾疥。戒遂疔。失廉反。杜瘡疾。林疥當作瘡。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杜多。在齊。梁邱據與裔款。杜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嚚以辭賓。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公說。說得告晏

子。幸有。此。晏子曰。日宋之盟。杜曰。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

七年。以他事人亦諷諫亦

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杜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忽任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孫應鰲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對曰：若有德之君，妙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妙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匹亦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

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杜猶顧也忌不思謗，讙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以實白神其益也。杜掩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極言而不悟悲夫對曰：不可為也。杜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市軫反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

私杜介隔也迫近國之都闕言邊鄙既入服承嗣大夫

位者杜世强易其賄布常無藝杜言布政徵斂無度宮室日

便淫樂不違杜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杜詐為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林嬖寵臣妾縱其

求不給則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反又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杜齊以東姑尤杜齊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論妙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敦闕杜備介去禁杜山澤薄斂

已責杜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杜澤名言疾愈行獵

沛當是修招虞人以弓不進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

政得力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

之心也是以孔子取之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故不敢進林禮孤卿建旃故以旃招大夫詩翹翹車乘

人掌田獵故以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杜君招

皮冠招虞人君子韙之杜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

進官之制也杜子猶杜梁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杜又入君臣正義一段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和同三

卷十九



以烹魚肉。燂杜章善反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林味和則君臣亦

然。杜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好。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士望曰：本說君臣却及引

五聲用聲亦如味。一句渡脉令人不既戒既平。杜詩頌

見聲味兩喻平敘之跡。最為高渾。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駿杜總也。大無言時靡有爭

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帶入五聲古人兩也。以平其心。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段文字帶牽連處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林樂須氣以動二體。杜舞者

三類。杜頌四物。杜雜用四方五聲六律。杜陽聲為律陰

月七音。杜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

氣同其數以八風。林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風。又名融風。

律和其聲。又各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清風。又名融風。

曰：景風。又各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清風。又名融風。

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以相成也。杜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相成也。杜言

者合然後相。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也。杜密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幽風言心平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此與論語和同

大有發明處○土望日前面俱說和字此却出同字正

面又夾入聲味二喻以一句結之文字工巧精嚴妙乃

此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何晏子對曰古而無

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杜少皞氏始居此

地季荊仕則反杜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因之有逢伯陵杜殷諸侯姜姓因之

蒲姑氏杜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子產論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也杜輕也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

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菴杜蒲

澤名之澤杜于澤中取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

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禮按此言其流弊所至非謂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則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

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禮按遺愛謂有古者愛人之遺風舊註非○為火烈之論而謂之遺愛聖賢之論愛者如是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卽猛之意也然其本末之間則有辨矣聖人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為政者不可不察也○猛以佐寬之所不可及故曰濟如堯舜之世不虐無告罰弗及嗣寬也誅放四凶分背三苗猛也眚災肆赦寬也怙終賊刑猛也戒之用休寬也董之用威猛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寬也刑亂國用重典猛也蓋因時因人因事因地酌量以取中非謂行寬政之後必有流弊而以猛救之也寬本無弊寬而至於民慢用寬者之過不可以是誣先王之道為

左傳經世錄三十一  
有弊也俗吏誤認此篇之旨謂寬將有弊激而操切  
自用以蚩蚩之氓嘗其火氣求治於敲撲之下報最  
於督責之間豈父母斯民之道乎其弊也民怨事闕  
卒亦不理吁是亦不善學者之過也○寬猛皆一時  
事只因物付物寬嚴得中耳非一時用寬一時又用  
猛也譬如煮物須水火調濟非一時用水一時又用  
火也若時水時火則失物性矣傳中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讀者須善會  
之蓋一向寬猶可言也一向猛則此一時也民已不

勝其殘矣殘民豈爲上者所忍言乎是不可不辨也  
○傳言聖人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濟字極有斟酌  
子產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莫如二  
字便有畸重猛一邊意又曰水懦民狎而翫之火烈  
民望而畏之更是英分霸氣遂爲後世酷吏之所藉  
口大抵鄭俗敝民翫子產爲政用猛處居多生其國  
行其政而性情學問遂移于此故將歿之頃僅以是  
爲子太叔告也吁其于先王之道有未盡乎

宋華費遂生華。華多僚。華登。華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杜公與。與。相惡。乃。譖。諸公。曰。將。納。亡人。杜華。亟言之。公曰。司馬。杜謂以吾故。亡其良子。杜謂華登。前年奔吳。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當亡走。他國。如可逃。何遠之有。杜言亡可逃。死勿慮。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杜使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華。何不以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曰。

宋華氏之亂

宋華費遂生華

勅居反

華多僚華登

為御士

杜公

與。與。相惡。乃。譖。諸公。曰。將。納。亡人。

杜華

亟言之

杜謂

以吾故。亡其良子。

杜謂華登。前年奔吳。死。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

當亡走

他國。如可逃。何遠之有。

杜言亡可逃。死勿慮。

公懼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杜使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華。何不以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曰。

司馬自知多僚為讒不能殺反與宋公謀逐司馬不能逃其罪矣將使田孟

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

賜如公張句杜尤之杜厚賜曰必有故使子皮杜即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杜告欲因張句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杜言登亡傷吾又重之

不如亡也可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此怒不遂與子皮白任鄭

翩杜任翩亦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殺之而歸

句有性氣不學無術王寅華向人樂大心豐愆華輕坑皆禦諸

橫杜地華氏居盧門杜宋東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杜修舊鄘及桑林杜宋城門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齊烏枝鳴戍宋杜齊大夫廚人

濮杜宋廚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待人有待其

衰杜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也盍及其勞且未定也

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眾矣彭士望曰外援至有分之

而殲之者總看自己兵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何如然分之較是穩着

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古偃州員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敗宋師杜宋師恃勝公欲出杜

宋傳經世少

宋華氏二

卷十九

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灰而難不能送亡。杜：君出

亡。血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也。杜：職者公

性語。廚人濮忠智。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公自揚門。杜：

徒也。勇三德俱全。衆從之。揚徽以自別。公自揚門。睢

東門見之。杜：見國人場徽。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灰。亦一

齊致灰莫如去備。杜：長兵也。○土望曰：非齊致灰必不

惡之。斬纜項羽之破。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林：以下衣而荷以走。曰：得華

登矣。林：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遂敗華氏於薪

里。杜：華氏翟僂。力主新。杜：公居於新里。既戰。說他活甲

於公而歸。杜：居華氏地。華姓。他口反。杜：華氏居於公里。

亦如之。杜：亦如僂新說。甲歸傳。十一月癸未。公子城。杜：城

以前年奔晉。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邱。杜：宋鄭翩願為

鶴。其御願為鶩。杜：鶴鶩皆陣名。子祿。杜：向而御公子城。莊董。杜：謹

公為右。干犇御呂封人。杜：呂邑封。華豹張句。杜：犇呂豹

黨。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怒其呼

注。矢也。豹則關。杜：古環反。矣。曰：平公。杜：城之父。之靈。尚輔相

宋華氏三。卷十九。三

余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也。杜更

林城謂豹曰若不與我更射則汝為鄙夫。○穆文熙曰不狎鄙言彼此不更相射則鄙人也。故豹止不射而子城得抽矢。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及。杜長

以射之。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及。杜長

在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林城射張句折

折城車軫。又射之。殪。杜句千雙請一矢。林豹車御求

曰余言女於君。杜欲對曰不。死。伍。乘。林同乘共伍。死則

其二已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

射之。士望曰此矢終不應殪。杜雙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為樂氏矣。杜晉樂盈還入

年。杜枉反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

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

出奔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林越前年帥師救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無過其門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獎亂人亢蔽也謂無蔽護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

人患之杜患宋以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

無能為也已杜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緡華登皇

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

杜平公為大司徒樂祁杜子罕孫為司城仲幾杜仲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晚杜子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杜終梓慎之言  
三年而後弭

魯取邾師

邾人城翼

杜邾邑

還將自離姑

杜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

公孫鉏

杜邾大夫

曰魯將御我

此說也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杜至武城而還

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邱弱茅地

杜三子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此亦一說也

用謀者將安從乎

循山南地或權其顯而急者則寧

循山南以幸不雨亦可也

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杜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杜絕

邾師過之乃推而斃

之於地以絕邾師走路

彭士望曰邑人起釁禍連朝

國是故君

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

子慎小

取邾師一

卷十九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杜

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杜留申豐不使得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

之食之杜示不愛○穆文熙曰叔孫不肯行貨其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杜葺補治也○雖去之如

始至杜不以當去杜而有所毀壞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

而歸之杜將禮叔孫使梁其蹊戶定反杜叔待於門內曰余左

顧而歎苦代反林乃殺之杜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

止林於此敘出後便省文○穆文熙曰叔孫門內之訟甚左晉為盟主而已為囚虜乃欲於顧盼之間而殺

其上卿恐亦未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

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

傅遜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然豹遇

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媿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可

以見晉政之污隆矣

吳敗楚于州來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杜合尹以疾從戎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杜即尹卒。楚師燿潛

反杜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軍之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夙其師燿。帥賤杜

非正多寵。杜軍多政令不壹。杜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

心。杜楚頓胡沈蔡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左傳經世金 吳敗楚一 卷十九 三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  
 陳整旅林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  
 齊行列持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  
 整重而待之以兵忌晦戰擊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十九日遣  
 楚所不意以不整○兵法甚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四徒  
 奇然春秋時所熟用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此  
 敦陳整旅中軍從王王杜吳光帥右掩餘杜壽夢帥左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譟而從之

譟素服反○朱序破苻堅正是此道

三國

杜許蔡頓

奔楚師大奔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君臣之辭也

杜國君社

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子常城郢

楚囊瓦

杜子囊孫子常也

為令尹城郢

以井反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

增脩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杜政卑損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

杜結四鄰之國以為援助

民狎其野三務成功

杜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過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杜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杜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杜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杜使民有部伍相為侯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杜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杜強也完其守備

以待不虞又何畏矣有遠畧有實用之言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

同杜方百里為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杜方今土數圻杜方

圻杜方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凌穉隆曰按前子囊遺言城郢君子謂之忠此囊瓦

城郢而戌以為必亡者何居蓋共王當楚盛時子囊

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預有謀國之深思焉今郢既

城矣而瓦以畏吳之故增修其城是忽於遠圖而自保不遑者也



此處有模糊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

子大叔言周難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杜就問子朝。敬王之曲直。士伯立于乾干祭。側界反。而問於介。杜大衆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杜衆言子朝曲故。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杜力之反。孺不恤其緯。杜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昌九反。杜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杜詩小雅蓼莪篇。餅，小壘大皆酒器。罄，盡。餅之罄矣，惟壘雷之恥。』

也餅資于壘若餅磬則壘為無餘故恥之以喻王  
室哀微依恃在晉而無力以助之是為晉之恥 王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起 韓

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於明年。杜為明年冬十月癸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杜請河甲戌津人得諸河

上。杜珪自陰不佞。大夫以温人南侵。杜晉以温兵助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林王變王定而獻之

林及敬王定位石又變與之東訾。子斯反杜喜得

玉故不佞獻歸于王。

楚亡二邑

楚子為舟師以畧也。杜行吳疆。杜行吳界。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也。杜召之。吳踵

楚。杜躡足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五且

勞王於豫章之汭。杜水越公子倉君王乘舟。杜歸倉及

壽夢。杜越帥師從王王及圍陽地。杜楚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杜守巢守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林大雅桑柔篇厲其王



